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户事端平二年

臣竊惟朝廷自更大化詔旨之所戒勅臣工之所建明惟曰保護邦基愛惜民力於是寬恤之日以最二稅之中以減損秋苗斛面為急蠲二浙以及于閩又及于江之東百姓蒙惠甚休獨

江右去天遼邈且有司奉行弗虔澤不下流臣猥仍人之將輸一道深惟此事乃端平親政之第一義凡在臣子職當將順布宣是用不量駑鈍檢舉本司元被受指揮再加諏度仍例到各郡秋苗租額及每歲受納則例量其豐匱酌其多寡或因或革立為永制且從本司用文思院斛較製創置熟鐵斗斛雕鐫記號發下各郡自端平二年爲始專充交收秋苗使用並令人户自行槩盪不許額外別創名色多取顆粒如違

許人戶越訢自受二以至受納官並行舉劾問
竄廢幾遠方赤子均被惠澤少稱聖天子愛養
元元之意須至開具奏聞者　一隆興府管催
秋苗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一十石八斗四升九
合五勺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義倉等
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斗鐵斛十
隻　一吉州苗鹽米一十六萬石約收米二十
四萬丁半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為準屯
田米四萬石約收米四萬九千六百石每　石

以一石二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内仍給五斗鐵斛十六隻二斗鐵斛十六隻

一吉州吉水永豐太和萬安龍泉縣共受領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六升同前仍各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

一贛州歲催秋苗八萬六千五十七石五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三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内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三斗鐵斛六隻

一袁州歲額催秋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五石五斗三升五合七

勺六抄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

一端州歲額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十七升四合一勺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鐵斛六隻

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十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斗鐵斛六隻

一江州德安縣米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五合每一石以一石一斗
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内仍給五斗
鐵斛四隻一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撫州額管
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一百
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
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内仍給五斗鐵斛
十隻四斗五升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歳額實
催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九升每一石
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内仍

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新淦縣額實催苗五萬六千八十四石一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為準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四隻　一建昌軍額管實催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五石三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七隻二斗鐵斛六隻　一興國軍實催苗米二萬八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

鐵斛六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與國軍大
冶縣合催求米四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每
一石以一石四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
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四斗鐵斛四隻　一南
安軍歲催苗米八十七百五十八石二十三升
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
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　右
開具在前　臣再照得非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
指揮除減所部州縣秋苗斛面知浙西州郡有

一歲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
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通
融斡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令臣權定之
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于諸郡
初無大段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
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于培植根本之計誠非
小補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
照會　貼黃臣再照得本路諸郡所裁減秋苗
斛面爲數不多儘可通融裨補惟南安軍舊係

兩石納一石令與除豁三斗北之諸郡其數稍
多却恐本軍地接溪峒財計素稱設有非泛支
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令契勘
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赴本司
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
縣五千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糴
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興國軍
首復米一千石共奏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
赴總領所交卸令來本司欲于南康縣五千石

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裨助本軍
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價錢及樂安方
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與國軍首復正米一千石
正樁每歲合解總所七千四百二十五石之數
欲乞睿斷行下所屬徑自解赴總所本司更不
拘催收糴代發仍劄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實為
永遠莫大之利伏候勑旨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

酒稅害民之擾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坊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千餘緡入于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實斛不及三分之二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醞造亦無發賣係于鎮户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

戶或四五十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為月
解歲亦不過二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
謂毫末而本鎮却有酒稅官一員專攔數輩惡
少爪牙數十人皆蚕食于數十戶之市民甚則
羅織村氓擾奪商旅又甚則攔截客舟於二三
十里之外以是為辦官課而實則為官吏專攔
等輩囊橐之地民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
為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尚當決去況此
無甚利於官而有害于民然此為有司者何忍

以二三十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
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面住收外
欲望聖慈軫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務
特行廢罷下吏部永不作闕其見任人令赴部
別行注授庶幾遐陬僻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
殿角臣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睿旨并
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
伏候鈞旨并申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
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照對 臣猥以菲才蒙恩將指嘗惧無以撫摩凋
瘵保護根本少稱明時臨遣之恩竊見江右諸
郡仍年寇擾水暵之餘市井蕭條田里憔悴不
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譬猶尫羸傷敗之人僅
能飲食正要扶持而 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
率聚斂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柴料
如端平元年夏秋苗二年夏稅民間自不應

拖欠若乃紹定五年六年逋負例皆細民下戶
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
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其實無幾莽吏之並
緣其害不貲 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
財計攷核源流剔括漸邃見得僅可支吾已將
紹定六年以前應于民間未納官物並與住催
仍以隆興府為準行下本路州軍一體蠲閣施
行庶幾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仰副聖王于
惠困窮之意須至奏聞者 貼黃照得臣所兼

管隆興府雖稱都會財計所入極為殫窘而用
度至為不貲勉强支撑尚可少施及物之政諸
郡可以類推臣所以先自隆興獨閣正欵以身
率所部并乞睿照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據隆興府都廳申准九月十一月省劄行下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等路應有官之家并寺觀每田一畝出官會一貫以助收減窮詳上件指揮關係不小臣叨綴班行職奉使指萬民利害所當講明一郡施行又當任責須至奏聞者

臣聞利不十者不變法令畧計一件指揮其害有九其利有一且利不十則不為況一利而九害乎官會之多三十年矣端平以來適當其極

始者求快一時盡收兩界已事遂往無以議為令欲使官戶寺觀計畝納鈔以目前論之鈔價必踊且可收鈔此一利也然朝廷不過欲秤提官會耳立國在民民心一失民力又窮雖盡收會子純用銅錢能保禍亂之不作乎請言其害且有官之家除富人外其宅初筮貧儒擁守先業偶以入仕便令出會必用錢用錢必鬻產唐德宗間架收稅猶給軍須今朝廷計畝出錢但收故紙是計出唐下而人怨則同也其害一也

簪纓之後既少見祿又拙經營僅有薄田以給
衣食百畝以上或未開析及此身者多是凡稱
官戶皆不免也雖云百畝以下本戶無人入仕
者免此非計屬不可將有實滿百畝而得免亦
有不及百畝而勒出者矣既出官會又賂鄉胥
何以當此其害二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和糴抛
降以科提官會以慶與郊恩計令江浙福建之
民蓋校尉運車而迪功平斗矣未沾銖金之俸
遂同入仕之科且既令出會以買此官又因得

官而再出會　臣恐自今以後人人不特以官會為戒尤以有官為戒矣未必收秤提之功已先失鬻爵之利又況貧之士人偶得一解遭際慶典本為親榮豈料反為家禍其害三也兩浙形勢之家雖計畝多而出會易然陛下仁慈括藉之典猶不欲行于貪吏況其父祖非勲舊則宗戚亦何恐使比閭小吏數其藉而索其貲為大不美若泥中之鬪獸乎且有官之家既不得免簪纓之後又不得免而權貴之家尤不得免然

則天下皆不得免也以為不忍有擾于民而施於有官豈官戶非民耶抑但以商賈佃戶為民耶且彼無所從出不過均諸佃戶耳今又為之法許其越訴是教佃戶以訴主家也其害四也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然几年賄賂盈門主首類皆席卷以償所費閩中僧寺猶狼狽不如舊它可知矣若道觀則所設無幾且田莫多于寺觀然欲於田之外責以一錢實無從出爲國取民一王

於此亦太無其甚矣有萬畝者當出萬緡非起債則逃竄此事未行而其兆已見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行香祝壽漢官舊儀一頓蕭條恐非美事且為僧者必少祠牒愈不可鬻矣其害五也一路之田豈無三數百萬畝是一路白出三數百萬緡也一州之田豈無四五十萬畝是一州白出四五十萬緡也向者朝廷已竭帑藏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已無成矣今州郡又竭閭閻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必有甚

焉安有古今天下內捐數千百萬外捐數千百萬不爲用兵不爲振民不爲土木乃爲臣臣故紙而費之若此可謂拙矣其害六也今立法而約之曰析閱吾楮官吏按劾百姓徒配然且不信而曰輕頏乃明示之以截鑿不用是教之也臣恐法行之後民間愈不用會而會子皆無用矣其害七也且陛下親政以來嘗與十萬之師矣嘗閱殿步二司之兵矣而中外驟動禍變隨之幸而聖德彰聞天命鞏固人心自定事變自

消令又不戒輕聽議者之言遽為率爾不審思
之弊謗讟由此而興盜賊由此而起昔之謗讟
官吏受之今之謗讟朝廷受之昔之盜賊有罪
無辭今之盜賊有辭無罪且姑舍是其目前必
可知者有四患焉有田畝不整之患有土產不
齊之患有勢必用刑法之患有無事行賂之患
何謂有田畝不整之患蓋官戶寺觀若一一要
見實數必用追索干照而江浙之間以詭戶走
苗稅又多白契不登簿書倉猝整會必落吏手

如此則下戶獨受其害而上戶可免中戶亦以計會免矣獨寺觀可以請書投將恐寺觀亦巧計飛走寄附形勢而因之以失常住矣何謂有土產不齊之患閩中田貴而税輕然人戶田少五七十畝已充里正而錢尤難得江東西又不然除平野上腴之外永田多滲山田多旱畝直不過一二千蓋有數年不得收者若例出一券爲之奈何以田售之於人則人不欲以田歸之于官則官不受典質則空竭稱貸則艱難亦有

逃移流移而已二浙之田獨湖藴秀為最美而常杭則次之衢越為常稔而嚴婺台則不及且和糴和買取之悉矣獨未出會耳何謂有用刑行賂之患二稅五賦豪良且不樂輸況乎白科抑而責己體國乎施行之初既曰禮諭必不嚴督其送納必遅遅上司未免行下則追躡繼之不集則鞭朴繼之若又不集必重其罰于是人户有性命之憂而縣道又添一項催科之苦矣凡官司舉事苟一涉民無非吏福且户出若干

會必經司必經攪戶必經縣吏必經州郡必經上司所經之處非金錢不可使强明之吏臨之尚或庶幾不然則走弄文移出入賦籍增減田畝千蹊萬轍盡歸吏姦此固平日朘吾民膏血者所素聞也四患曉然非有難見然則天下多事矣又况如前所謂謗讟盜賊之患乎其害八也春秋譏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今朝廷以為吾截鑿所入以示不為已私與彼之履畝不同然它日國有大費無所從給則又將責有官之

家曰蜀不體國一紙舉行易收減為輕費豈不可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其害九也臣以至愚極陋少蒙先帝親擢于多士之中又蒙皇帝陛下簡記于外寮之末今者數月之頃至三錫命雖見控免決不敢當而一日必茸閭閒去留可為忠言敢有避忌臣自聞朝吉夜思畫度以為恐不可行害多利少而江西一道官戶者多貧為富室者多訟且比年盜賊焚毀軍兵經過人無蓋藏甫得一稔若重以

無藝必大狼狽蕭墻之內將有不測　臣雖碎首
死國何補于事用敢冒大詞謹先事言之伏望
皇帝陛下鑒聖經之所識審國論之所極亟收
計畝之令別求通弊之策庶保安靜之福不啓
怨謗之心所有上件者省劄　臣除已權罷行下
諸郡別聽回降外欲乞睿斷早與狀回天下幸
甚伏候指揮謹奏并申尚書省照會施行御史
臺諫院　貼黃　臣照得秤提官會當隨方而為
之術擇人而行其智本無甚難今猶可救正不

在出此下策并乞睿照　又臣竊思朝廷之上
重于及汗本以愚言為然區區更有余悃江右
十年兵盜如建昌撫州章貢廬陵管下皆被
殘瑞州所部亦曾有竊發訟謂上戶者奔竄流
離藏蓋空竭方幸小稔瘡痍本廖可為哀痛哉
或家聖慈以江右創殘非也道比權與寢免目
前庶幾一路之人知聖主軫念遐陬如在殿角
感激愛戴盜賊自消并乞睿照　又臣又有深
憂過計竊見朝廷更新大化登用俊良群陰屏

避或恐失職之人故設地畫以愚建議之臣使
朝廷結怨天下萬一有意外之虞則此得以遂
其所志不可不察并乞睿照

再論計畝納錢

照對 臣昨奉朝旨行下官戶寺觀計畝出會以助秤提仍委臣訪察本路 臣即嘗條利害冒昧奏聞未准回降再准省劄仰目下措置奉行毋得再行違阻 臣素抱樸忠粗知國體極知楮券之弊深軫君相之憂苟可扶救於萬分所顧惟行于尺寸第以國脉民命關係匪輕瀝血陳詞誠當萬死今未暇論萬世之是非四方之利害共以 臣本道言之事體實有未便蓋自嘉定至

紹定三十年間常有盜賊近方寧息丁亥至癸
未十年間常苦水旱近方稔熟殘破之處未還
舊觀蕩析之人未復舊業井邑多瓦礫田野多
艸萊昔號富實之家今皆空虛之室比之他路
委實不同兼南安建昌吉贑道接山峒類以招
安而受爵與夫防拓而得官平時官司尚難調
御一旦科配易激紛紜至其寺觀尤其荒涼既
欲征錢必動常住既動常住必無以贍養其徒
必溢而之四方驅毀滅性之人而置之飢寒離

散之域人所不料豈無可慮如近時湖南謝了
圓之事可以鑑矣臣反復思惟與其召變于他
時而貽九重之憂寧若方命於此日而貽一身
之譴是用不避竄斥洊至數陳欲望聖慈特揆
睿斷以江右寇盜甫平飢饉甫息危同諸路一
例放散臣與十一州赤子不任延頸望幸之至
須至奏聞者小貼子臣竊惟朝廷命令舉措上
關宗社安危下關生靈休戚故必審而後發發
而無悔如往者北伐之議起於癸巳之冬成于

甲午之春臣時待罪淮西總餉嘗奏疏一通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陛下之不察朝廷之不省迄致敗缺蓋無隙而動終貽師曲之名為敵人口實一可恨也精兵良將糧儲器械未免失亡二可恨也挑敗之形懦怯之證呈露於中原四戰之衝使戎狄生心英雄竊笑三可恨也今日計亟數奏之事不審而發發而必有後悔胡以異此剜心肉以救眼創撥根本以扶枝葉縱使目前

皆價漸窮物價漸減而朝廷之印造不已姦民之偽造不已銅錢則海道之漏泄不已器用之鎔銷不已朝滿夕除勢所必至不過年歲弊將如初而心肉之已剜者則不可復補根本之已撥者則不可復培矣此非陛下自著精神大為斷制恐無以回物情於已散挽人心於將離不然以國家之急政要務天下之危機駭証方紛然錯雜於前而陛下高拱如平時一聽其自起自仆臣恐變故日臻禍亂日至後雖噬臍嗟何

及矣豈特惜之一事而已哉臣年二十三蒙先
皇帝親擢之恩旋屏廢者十年迄無一線之路
上報先帝歲在丙戌蒙陛下收召於閑冷之中
數載之間内而省寺外而麾節忝竊過矣稱塞
耿然中夜以思隕涕如雨故苟有區區之見關
于國家理亂安危之大端者誠不敢以疏遠自
詭緘默而不告陛下也一寸丹心不任憂愛懇
切之至并乞睿照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稟宜急救備不可闕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遴選樞臣出助六師旅臣世受大恩稍有愛國憂邊之志再須陛旨俾參謀畫唯今事勢患在目前臣處曲折當稟行府成敗大計盡告朝廷曾參日省其身以爲人謀不忠為急況臣為陛下謀東南之事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讀國朝通鑑每于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為虜非

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繆焉爾其初也輕於
交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
三大繆而皆自輕於爲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
存亡決于轉移苟不謹重而輕于一發由輕得
敗由敗得畏由畏得亡此王黼耿南仲之徒所
以誤宣和誤靖康又將誤來者而未已也　臣不
識忌諱竊迹比年邊事頗近似而無甚異蔡州
之攻是登州之約也汴京之議是平州之約也
兩校之行是王雲之漸也然而　　　其來

猶援則以襄與陽猶有兵猶有任責之人而彼
猶存有所顧忌也天下之願和者其人有三種小
人願和庸人願和敵人願和敵人之願和者亦
莫甚于世近本朝嘗和金金人嘗和難夫惟既
和然後我無任責之人無死敵之志而大禍至
是故金韃常先於和我利其所欲者在和可以
息兵也於是小人幸以為功庸人幸以為安而
又忌夫任責之士也則窮之以所不能故靖康
以戰窮李綱綱以敗去而後和議定綱去而种

師道遂弊之策遂不用北方無綱無帥道而後大河無備越明年而二酋分道並進前無一人一騎之梗倉卒之間遂罹大禍其本在於以戰而窮任責之士自撤其藩籬後延之入也夫襄陽亦今之太原也趙范之為人雖未必盡如綱之賢然不可謂無綱之忠朝廷豈可不略加拯援而使虜得以併兵也哉襄事危則和有兆和成則國事去矣抑臣竊有疑焉夫督府之來為何事也將以解襄急也抑徒以人言也將以

解襄急也則當如高宗皇帝之託付張浚使浚得以示劉光世光世大駭即日勒兵走僞齊七十萬衆劉豫遂亡故左相趙鼎常曰將府事須從朝廷維持沒每有事必取而施行之此則沈與求輩所不及也夫種在內蠡在外沈在內浚在外譬猶塤篪利應而成聲音譬猶首尾相應而成權衡譬猶太阿盡與之柄而後剸割譬猶毛雖盡伸其用而責以運轉也夫如是督府雖遣事已無成事無成而急不解必中虜欲而

和議決臣尚恐言之且督府又有甚難者沿江
有大制閫馬京湖有大制閫馬鄂也廬也楊也
各有制閫馬兵皆其兵將皆其將財皆其財督
府既不可得而調發又不可得而寄治矣夫此
皆要處也皆藩也要處藩既不得即於是
不得已而之金陵則金陵近不得已而之江陵
則江陵遠乃不得已而之尋陽夫尋陽者晉重而
今輕昔中而今左豈可以六朝例論哉斗絕一
隅嬰城自守豈可以上援漢下備淮哉夫遣之

而無謀居之而非都會二者亦既畢于張浚葉
義問之來矣如臣愚見會兵黃州勒兵而進開
府于鄂進師江陵亦以形勢壓以聲威春水方
生疾疫將起彼雖禽獸亦熟于兵敢不解乎抑
臣所慮既解之後有以誤靖康者誤國論矣欲
望聖慈下采愚慮親灑宸翰一如紹興督府勒
兵諸將用命以解襄陽倒垂之急既解之後大
為部分改絃易轍練兵積粟一一可恃杜絕和
議常為戰備示之以不可犯彼越大漠踰兩河

空虛無人進有堅塞退無因糧必不敢出持以數年其內自亂中原分裂徐制其後安知舊物之不復還哉臣竊在癸巳甲午總餉淮右知朝廷有開邊之議嘗因應詔上封事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天高聽邈莫遂挽回曾不旋踵臣言粗驗今又不度疵賊輒陳大計蓋前之戰今之和其誤一也官以謀為職不敢不盡愚惟陛下幸赦狂具錄奏聞伏候指揮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站早三年

臣歲在癸巳之冬待罪淮右謙事恭奉求言之詔嘗僭條九事以聞其第二條則乞陛下以社稷為心遵用國朝典故選養小宗以俟聖子之生蓋導迎景貺鎮壓群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今閱三年矣尚未聞有所施行小人之家有千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踈遠心切忠愛是用不避鈇鉞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曲留聖

衮實社稷無疆之休并乞睿照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臣嘗服膺先正沂公王曾之論曰士大夫要當純意國事純之爲言一而不二之謂也一則公二則私甚矣私之爲害也理有是非私汩之則是者非非者是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否者可人有賢佞私林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議論以私而不同心則建明於此者彼之所疵職政事以私而不同力則規置於甲者乙之所沮撓有覬望而無憂愛有虛誕而無忠實有傾

軌而無協和物我對立於胸中而國家若置於
度外嗚呼此豈非今日士大夫之大弊哉書曰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之
為義人而不天在昔疆場無虞之時臣固以逆
覩其兆世道之消長及四郊多壘之後則汲汲
關國步之安危至於今日封疆日蹙煙焰日逼
萬事不理而尚以私愛憎私恩怨為心則消長
安危久不足言將直繫天下之存亡矣不幸變
故之來無及于救當是時也坦論名位之崇卑

毋分趨向之同異槩墮塗炭雖悔曷追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之至此可為於邑也已昔苻堅欲謀伐晉權翼以謂謝安桓沖皆江左偉人君臣輯睦內外一心未可圖也晉將平吳羊祜曰吳瀕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備者大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可知矣夫一心則晉不可攻不能齊力致死則吳可滅常人之慮慮於有形智者之慮慮于無形夷狄之侵侮天下之所共危

士大夫私情之膠轕臣之所獨懼也欲望陛下念祖業浸淫而將傾傷士習陵夷而已壞以靜尊察群動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違順觀人言毋以毀譽行己意毋以巧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計相間而以識慮相先有志之士則相與愛護而毋操同室之戈任事之人則相與扶持而毋幸鄰國之壑協謀并智戮力一忱則危者尚可以安而衰敗之症尚可起也且前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去歲兩

淮俶援三川陷沒今歲向春縱使逃遁稍緩遲
至秋冬急症恐甚於前講求救死扶傷之策只
消半年日力惟君臣之間勿以常言忽之臣不
敢悵切取進止

貼黃臣又聞國以人重亦以
人輕國以人興亦以人廢時當艱虞固急于才
智功名之士而尤急於剛正骨鯁之臣昔晉大
史屠餘見乎公驕而無德義知晉之將亂以其
國法歸于周周威公問天下之國孰先亡者對
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告之鄰國之不

服賢良之不與公曰何害是謂不知所以存所以亡臣故曰晋先亡居三年而晋果亡威公又問其次曰中山又二年而中山亦亡威公見其言之驗又問其次而屠餘不肯對固問之則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賢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以告屠餘曰君如此可以保君之身漢淮南王謀亂而其所憚者不在于公孫弘衛青以謂弘可說而青可刺者而所憚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功

名才智史表之見也獨以其能面折廷諍有伏節死義之風而亂臣賊子為之畏沮然則剛正骨鯁之臣其有益於人之國固如此襄者陛下躬攬政權招徠衆正布在列位不幸而臣德秀臣咨夔臣重珍相繼淪沒其幸而存者又皆流落江湖之上矣孟子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臣誠傷之欲望陛下明詔宰輔擇其最係人望而關民譽者亟加收召或還之于政塗或歸之于某路或及之於言責賢者

之領袖既登進于朝廷自能氣類薰蒸善人畢集豈惟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庶幾國論歸一人心底定士大夫之背公植私者外有所矜式內有所顧忌其于天下國家夫豈小補若曰端平以來用賢而治不加進遂以為賢者有虛名而無實用例加厭薄之心則失之矣管仲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伯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伯也不知陛下昔者之用賢果能知之乎知而果能信之乎信而果能不以小人

參之于今日之勢猶大病之人衆醫束手莫適為策使其聚參苓芝朮之劑以扶病者萬有一焉元氣之復還若投以烏喙狼毒則立斃矣此臣區區納忠之悃款也退念臣生晚學陋實不足以望時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粗嘗服勞州縣擢置法從內顧愧惕莫知稱塞故尤願陛下登崇賢哲以重本朝則臣廁迹禁近預有光榮并乞睿照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徒懼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懼已事不可徒懼先事而不懼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懼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屯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紹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術豈惟天下之人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乖踈改體叢脞曰鼓鑄曰收幣曰變鈔曰恢疆曰蒐卒曰税畝

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舊傳此光業不懼而失於輕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脉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回皇四顧凜乎旦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群臣跪起而退則已矣閒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列局

朝而出暮而入謀按文書奉行常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粗中肯綮可以見之能行者又不過空費筆札為縉紳閒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懼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句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為雠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厲王板蕩之餘周室衰矣宣王繼之則勃興宣帝厲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繼之則浸微難

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為時與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綱尚存案雖弊而領固在挈提振起風采立異願可穩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為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志而已志立則有深思思深則有真見必畢躬側身必勤邦儉家必教求真才而篤信之必講明實政而力行之必不踵叔季之事以稔衰亂必不口聖賢之

言以務文飾心誠意篤精通氣應雖值艱難之會自有挽回之機如其惧而不戒憂而不圖惡忽而不計安畏亡而不求存寄時日於歡娛付危機於坐視則前代傾危之轍載在史册有所不忍言矣昔衛文公知畏狄難至於服大布之衣漢高祖將圖天下至於婦女無所幸光武欲恢祖業至於不御酒肉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又曰以齊王猶反掌也聖賢豈欺後世哉然則在陛下而已臣一介孤蹤去

國五禩陛下雖有薫採菲葑之度而微臣邀無
進效忠益之階間嘗隨事獻言身遠慮疏祇取
捐忘退伏山林自分已矣陛下感於微明之長
並召時髦下及庸陋身木造闕已玷除書天地
恩深若為報稱惟有竭盡底蘊萬一補助涓埃
然臣竊觀時事絲紛毫棼高言之則恐以為迂
闊而難行淺言之則又病於猥細而無益故願
陛下立志以先之則夫察疾之方對證之劑臣
雖至愚尚當殫慮研精深維熟計繼此以進耶

進止

貼黃臣嘗觀先正魏公張浚中興備覽其議固結人心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脩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倘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其微而忽之幸也臣以為浚之言尤切于今日伏惟陛下細加紬繹則必有惕然於聖衷者并乞睿照

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

之王地

臣嘗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此不易之至計也然國家之取士與士之發身所重者惟文科進士而淮襄之士率不利于科以每舉春榜觀之淮西尚有三數人而淮東則不逮矣淮東間有一二人而京湖則絕無矣於是均光隨棗郢復漢沔之郡士之預計偕者往往不願觀光於上國州郡真為之勸駕而後就道何者

不精於時文故也士之精於時文者閩為最浙次之江西東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為差淮襄之士兵其入官者既少則仕於淮襄者居多閩浙江南之士嘗試以淺近之事論之其便弓馬一不如土人也諳地里二不如土人也耐風霜三不如土人也熟虜之情偽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土人也以彼所習較此所不習其難易之相去遠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無由仕於其土地不中進士舉無由得朝廷之官

不能為時文無由中進士舉則所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者其說終不可行矣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分路取士而已恭惟神宗皇帝慨念西北人才多廢嘗議改貢舉法而先正司馬光首建言乞將諸路舉人各立字號考校大畧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

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經義詩賦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經義詩賦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綏撫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谷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清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有益于公家之用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其後遂將陝西五路舉人分項令考孝宗

皇帝加惠三邊既詔四川類省專留兩名以取
關外四州之士又詔四川武舉省試比試額通
四十二人以十分為率利州路四分取十二人
成都等路六分取一十六人寧宗皇帝聿遵祖
宗遂詔武舉省試將京襄兩淮人令行取放夫
三聖當天下義安時其注意遐方之士猶若此
況今日乎今日之勢非收京湖兩淮之士以收
京湖兩淮之土豪收京湖兩淮之土豪以收京
湖兩淮之丁壯臣恐秋風一高韃虜旋至勇夫

悍徒無所係屬非越江而內閧則俯首以從難
深憂大患將不在虜而在蕭墻之內也 臣願陛
下亟下明詔自嘉熙三年省試為始將京西淮
北淮東淮西寨人分路考校並以十也七人取一
名零分更與放一名庶幾得淮襄之人物以守
淮襄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收其土豪因土豪
以收其丁壯二利也稍抑時文之弊以致有用
之才三利也伏惟聖明以保封疆復境土為特
發睿斷宣諭中輔速賜施行名士幸甚宗社幸

甚取進止　貼黃臣嘗以端平二年四路到省
舉人之數攷之淮東一百四十五人湖北一百
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人通計四百八十人若
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過省者僅二十八人
而已初未嘗多侵省試之額而可以收四路之
士心亦何憚而不為也併乞睿照　臣切見京
西七郡及湖北復州荊門軍德安府歸峽州已
行殘破今歲科舉各處士人未有就試之地槩
黃已迫今議區處臣愚欲乞行下京湖制置司

試江陝府路逐寺觀一所立貢院令項差官合
十二郡之士混試一次却以十二郡元來解額
衮同取放其十二郡曾請舉人不論已免解本
免解特許來檢據赴嘉熙二年省試一次庶幾
少見朝廷惻恤之意且足以招徠陷沒郡縣士
人之心其所關係實為不小併乞應照　又臣
觀春秋之世晉在中原楚在夷狄楚雖有材晉
實用之故晉伯諸侯者百有餘年其後典午之
晉遷於建鄴久而習安常以南土為高華以北

人為倫荒由是中州豪傑悉歸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脉纖巧之才故晉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志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賢無方意度恢闊李世輔王友直為將帥王希呂辛棄疾為率守監司皆北來人也自故相外招李全之徒而內實忌之既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昧者習熟見聞聚以戚薄疑忌為事凡出于淮襄者已鑀待以胡虜况自淮以北乎積疑成釁積釁成叛而范用吉尚全常進郭勝輩且皆為

敵國於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太分所蓄之而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傑不附棄材以資敵殆不止如春秋聲子之所歎蓋商鞅不用於魏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歸於晉而苻堅取慕容此則議者所不慮而臣以為他日大可憂者也如從臣策分路攷士不特多得淮襄之人以守淮襄之士又可使因淮襄之俗以招此方之豪傑是獲才實消姦雄而朝廷不預知習俗不駭異善之善者也不然歲年之後立敵於此北各事

其主其志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與二三大
臣熟圖之併乞睿照

奏申論安豊軍諸將功賞

臣一介庸陋猥列言語侍從之班雖越在外服
苟有所見輙當奏陳竊覩邊報安豊重圍已解
朝廷論功行賞輕重先後所貴得宜庶足激勸
敢爲陛下詳陳其說仰惟孝宗皇帝加惠西北
之士極其收拾文臣如王希呂之徒皆爲從臣
武臣如王友直之徒皆爲將帥蓋將以此傾西
北之人心紹復國家之大業也時機不偶賫聖
志以賓天寧宗皇帝克篤前烈自丙寅開邊而

後凡所招納西北歸附撫慮數萬陛下光踐大
寶兼愛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
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
以盱眙叛至于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用吉以
均州叛常進尚全以德安叛而為之禍烈莫甚
於襄陽若前冬固始之陷以篤義勇去冬定城
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豢養者
垂二十年卒以叛去 臣未嘗不傷悲痛悼以為
豈惟此曹臣節之不終其為陛下任事之人區

處乖方控馭夫當不得不分任其咎也論至於此則安豐郡處之功可得而言矣聶斌樊辛張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聶斌為安豐總轄凡南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孫軍入援斌即乞以所部畫付之文德願身出其下樊辛孫立壽春遠在淮外難遣人招之乃能殺其使者而以僞書繳送安豐二人之節有古名將之風偕仲宣安悉力死戰意氣不撓夫當浮光陷沒吾之守將及為賊先驅可謂事勢迫急之際人心向

背之時而四又者竭忠效順臨危不變怯退孫
虜全服城北之南方將士功益倍之矣臣愚欲
望聖慈宣諭宰執將臣賊樊辛峻加拔擢厚與
賜賚張仲宣王安淡次之所有杜泉致命效死呂
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郝從朝廷
處分等第推賞庶幾程量先後不失其宜使北
方歸附見留者益堅報國之心其心郭勝范用
吉尚全常進之已去者聞之愧死穹廬之下矣
具關於國家安危成敗之莽肯不為細　小貼

子　竊見前淮東總管國用安堅守徐州身死
王事前滕州總轄樊顯戰沒洛陽皆歸附之表
表者用安雖已蒙從錄欽望聖慈特賜金帛撫
恤其家仍與立廟賜謚顯以洛師之退例不霑
死事之賞欽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庶使
一等歸附莫不感激思奮實為興起人心招徠
携貳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第一義仰乞睿照
小貼子又見浮光陷沒制臣陳韡以失職誤事
臺臣上疏論劾朝廷舉行憲章物議惟允但臣

竊為聖主有惟盡之恩功過有相贖之說韓十
載兵間頗殫忠力浮光之用董克臣為守雖其
不明而調呂文德以援安豐卒能卻虜亦其善
使臣愚欲望聖慈更賜係(保)全俾之尚有自新之
路畢餘齡以報君父臣之不任大願并乞睿照

原缺